



The Virgin Suicides

折翼天使

又名：处女自杀

[美]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 著 李卉 译

徘徊在她们身后的不是生命，而是人间最烦琐的事……她们变得无比强大，强大得都无法在我们中间生活了，她们太关注自我，把未来看得太透彻。她们所爱的人像是踩在一块巨大的浮冰上越滑越远，最后缩成了小黑点……

上海译文出版社

The Virgin Suicides

折翼天使

又名：处女自杀

[美] 杰弗里·尤金尼德斯 著 李卉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折翼天使/(美)尤金尼德斯(Eugenides, J.)著;

李卉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0. 4

书名原文: The Virgin Suicides

ISBN 978-7-5327-4998-0

I. 折… II. ①尤…②李…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022259 号

Jeffrey Eugenides

THE VIRGIN SUICIDES

Copyright © 1993 by Eugenides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s edition

Arranged with Janklow & Nesbit Associates

Through Bardonia-Chinese Media Agency

2010 SHANGHAI TRANSLATION PUBLISHING HOUSE (STPH)

All Rights Reserved

图字:09-2001-037 号

折翼天使

[美]杰弗里·尤金尼德斯/著 李卉/译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网址: www.yiwen.com.cn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锦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7.75 插页 2 字数 141,000

2010 年 4 月第 1 版 2010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0,000 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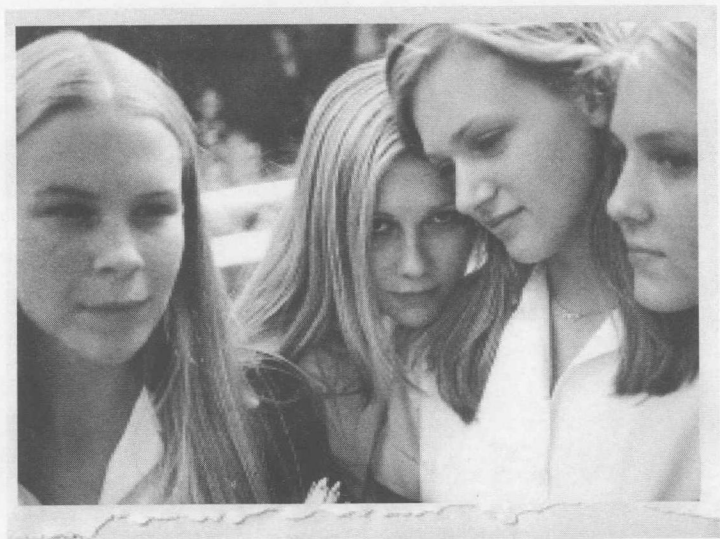
ISBN 978-7-5327-4998-0/I·2812

定价:21.00 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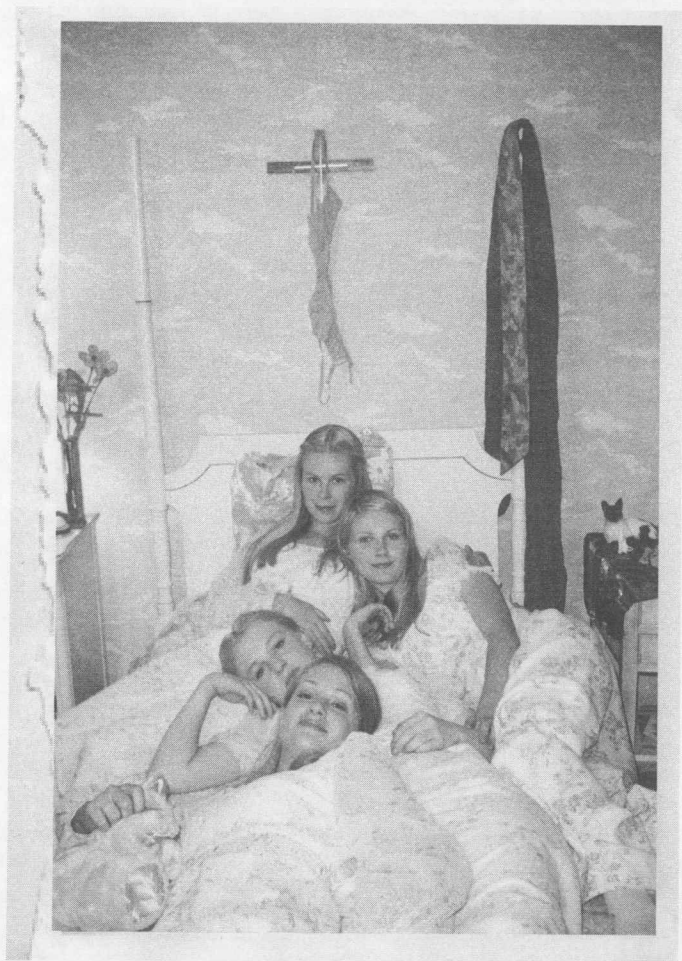
本书中文简体字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质量科联系。T:021-56474588



由索菲娅·科波拉执导的《折翼天使》电影剧照



《折翼天使》电影剧照



《折翼天使》电影剧照

序：死亡，不需要理由

王宏图

正像哈姆雷特那句脍炙人口的台词所言：“生存还是死亡，这是一个问题，”生命的毁灭总给人以惊心动魄的震撼；尤其是在人们将上帝的特权夺过来，用自己的手结束生命之际，它更难以让人平静地正视。无怪乎法国作家加缪在《西西弗神话》开篇便将这一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真正严肃的哲学问题只有一个，自杀。判断生活是否值得经历，这本身就是在回答哲学的根本问题。”

从标题上便可得知，《折翼天使》这部篇幅不长的小说讲述的是花季少女自杀的故事。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李斯本家的五姐妹先后投入了死神的怀抱。很多时候，自杀有着明确的理由：接踵而至的打击使人脆弱的神经骤然崩塌，连绵不绝的不幸将生的乐趣消耗殆尽。然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掐断生命导索的勇气。在各种各样的疑虑的牵制下，生命大多延续了下来。然而，这部小说中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李斯本家姑娘的自

杀并没有具体可触的理由。第一个实施自杀,年仅13岁、排行最小的塞西莉亚就是这样。这个姑娘的自杀震动了整个街区,使她的全家陷入一种无法修补的残损状态之中。更重要的是,她为姐姐们树立了一个可资仿效的楷模,像古希腊神话中塞壬的歌声,有着一一种无法摆脱的魔力,它在那座房子里悄悄地蔓延,膨胀,一年之间竟使她的四个姐姐随她而去。

要知道,李斯本家的姑娘们不是生活在贫瘠的阿富汗,而是被人们目为天堂的美国。尽管她们的家境称不上富裕,但足于维持一种相对体面的生活方式,而这正是广大生活在第三世界国度中的孩子们苦苦企盼的。可她们并不珍视这一切——作这种比较只有对局外人才有意义;对生活在这个沉闷的城市中的姑娘而言,她们根本体会不到这种巨大的反差。于是,她们中了邪魔般的自杀行为在美国这一天堂的背景上戳了一个硕大的窟窿,那令人心悸的黑洞将人们从沉滞的日常生活中唤醒,打扰着他们的美梦。曾几何时,冷战刚一结束,就有人迫不及待地站出来宣称历史已经终结。但就这一自杀事件而言,历史并没有终结。终结的是某些形式,但历史还是在前行。

还是回到李斯本家姑娘们身上,人们急切想要知道的是:她们为什么要自杀?这一巨大的问号沉甸甸地压在人们的心头,盘桓在人们的脑海中,尤其是那些钟爱她们的男孩,更想寻出一个满意的答案。小说的叙述便从那群男孩的视角展开,男孩们与李斯本家姑娘短暂的交往以及对她们命运的关注、惊

论、追寻成了整部小说的主要内容。在刨根问底的追寻中，总能找到某些线索，尽管可信度不同程度地打了折扣。霍尔尼克大夫是这样推断的，“自杀就像玩俄罗斯转盘……一颗子弹来自家长滥用职权；一颗子弹来自遗传基因的安排；一颗子弹来自历史的不爽；一颗子弹来自不可避免的动力”。这些都是理由，但似乎都打了擦边球，没有击中要害。

从那些男孩的目光来看，李斯本家的姑娘无疑分外强烈地感到了青春期的狂躁不安。但问题是这一切并没有到置人于死地的地步。尽管她们的母亲想要把她们软禁在家中（一度也的确这样做了），但她们并不是别无选择。她们有的是机会；只要她们愿意，她们完全可以远走高飞，摆脱那令人厌烦的环境。自然，未来并没有镀上玫瑰色的光焰，但它向她们还是敞开着大门。但她们不愿意。她们太累了，累到失去做任何新的尝试的地步。就在那些男孩想将她们带走之际，她们急不可耐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那些男孩在细心搜寻了各种证据，列举了各种“捕风捉影”的揣测后，在小说最后提出了自己的假设，“这些自杀不是源于悲痛的心情或是神秘的力量，而是源于单纯的自私心态……她们太关注自我，把未来看得太透彻，以至于对现状成了睁眼瞎”。和上面列举的其他解释相比，它并没有更强的说服力。它依旧无法说明死亡的冲动在姑娘身上为什么会如此强大，以致于她们会采取如此果敢的自戕行为。

也许,根本就不必追问为什么。问题就出在人们习惯于非得找出一个理由。生命本身就没有理由,它不是某个理性按照图案一丝不苟地设计好的程序。人们会说,爱不需要理由。同样,死亡也不需要理由。也许,在某个致命的瞬间,存在的深渊清晰无比地展现在李斯本家姑娘们的眼前,也许她们的神经纤维组织(与理性无关)经受不了如此猛烈的冲撞,也许在那一刹那她们将日后的生活道路看得一清二楚:像海德格尔勾勒的人生在世种种令人心力交瘁的操持、操劳的情景,她们都事先体味到了。她们再也不想忍受这烦心的一切,不愿意,也没有兴趣。就这样,强大的死神将生命的意志压得东倒西歪。

我们并不礼赞死亡,更不主张自杀。自杀并不能解决生存的困境。但李斯本家姑娘的悲剧却使人们对生命保持了某种敬畏。它永远超越于我们的理解力之上,那么鲜活,那么不可思议,展现出绚烂的美艳和令人惊惧不已的残酷。

这就是生命,包含着死亡,各式各样的死亡。

献给格丝和旺达

第一章

李斯本家的最后一个女儿在清晨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次是玛丽，服的是安眠药，和特丽萨一样——两名救护人员赶到了那幢房子，他们对那个家别提有多熟悉了，放刀子的抽屉在哪儿，煤气灶在哪儿，地下室可以拴绳子的横梁在哪儿，两个人知道得一清二楚。他们下了救护车，跟没事似的往前走，要我们说，他们哪儿是在走路呵，简直是在磨蹭。就听胖的那位小声嘀咕说：“这可不是拍电视剧，哥们，我们就走这么快。”他手里拎着沉重的人工呼吸器和心脏仪，走过了张牙舞爪的矮树丛，穿过了杂草丛生的绿草坪，一年零一个月以前，也就是麻烦刚开始的时候，那片矮树丛还长得规规矩矩的，草坪也修剪得整整齐齐的。

塞西莉亚，排行老幺，只有十三岁，是最先走的，她在洗澡时割破了自己的手腕，搞得有点像斯多葛派人的做法，被发现的时候，她正漂浮在自己粉红色的浴缸里，黄色的眼睛露出了了魔的神态，娇小的身躯散发出成熟女人的味道，救护人员被她安详的神态吓得目瞪口呆，双脚生了根似的站在那儿，一动不动。但李斯本太太

紧跟着冲了进来，呼天喊地的，浴室才被还以它真正的面目：浴缸前的小地毯上血迹斑斑；李斯本先生的剃须刀沉在洗手盆底，水冲在上面泛起层层涟漪。因为温水会加快流血的速度，救护人员把塞西莉亚从温水中抬了出来，并给她的胳膊绑了块止血绷带。她的头发湿漉漉的披在背后，手脚已经开始发青。她一句话没说，但当他们分开她的双手时，看到了一张过了胶的圣母马利亚画像，她把画像紧紧攥在自己刚发育的胸脯前。

当时是六月份，正是苍蝇泛滥的季节，每年这个时候，小镇上到处都能见到这种短命的虫子。它们从脏兮兮的湖藻里成群结队地飞出来，把窗户蒙得黑咕隆咚的，把汽车和街灯捂得严严实实的，把市区的渡轮码头沾得黏糊糊的，把帆船上的绳索点缀得跟条彩带似的，这群褐色的虫子飞到哪儿，哪儿就是黑糊糊的一片。住在这条街上的希尔太太告诉我们说，她在塞西莉亚企图自杀的前一天见过她。当时她站在路边，身上穿着那条古色古香的连衣裙，裙子下半截一层叠着一层，这条专为参加婚礼做的连衣裙，她平时老穿在身上，她正站在那儿看被苍蝇死死压在身下的一只大鸟。“你最好去拿把扫帚来，亲爱的，”希尔太太劝她。但塞西莉亚用巫师般的眼光紧紧盯着她。“它们死了，”她说。“它们只活二十四小时。它们脱壳，产仔，完了就一命呜呼了。它们都来不及吃东西。”说着她把手指头伸进了浮在虫渣表面的泡沫里，在上面划出了她的姓名缩写：C. L.。

我们试着把照片按照时间顺序排了出来，虽然时间上的跨度给我们这么做带来了不少困难。有几张照片模模糊糊的，但也

不是说就什么都看不出来了。证据第一号是在塞西莉亚企图自杀前不久拍的，拍的是李斯本家的房子。拍照片的人是卡米纳·丹吉洛女士，是李斯本先生雇来卖房子的地产中介商，他们家人口膨胀，那幢房子早就不够住的了。如照片所示，那时屋顶的瓦片还没开始脱落，门廊还没被矮树丛遮住，窗户也还没用宽胶带粘在一起。看得出来，这是位于郊区的一个温馨舒适的家。二楼右边的窗户上有个模糊的影子，李斯本太太认出是玛丽·李斯本。“她老拿自己的头发开涮，说它不够力，”多年以后她这么说，回想着自己女儿在世短短数年的模样。照片中的玛丽正在用吹风机吹头发。她的头看上去像是着了火，但那只是光线耍的小花招罢了。那天是六月十三日，室外温度三十三摄氏度，阳光灿烂。

救护人员把大出血止为小滴流血后感到很满意，便把塞西莉亚扶上担架抬出屋子，向停在车道上的救护车走去。她看上去像是躺在御榻上的迷你版克利奥佩特拉^①。我们看到留着怀亚特·厄普^②大胡子的瘦高个先走出来——就是我们将称为“警长”的那位。经过这几起家庭悲剧，我们和他越混越熟了——接着胖的那位跟了出来，他抬着担架的后半部分，踩着小碎步穿过绿草坪，边走边用眼睛紧盯着自己脚上的警鞋，那架势像是怕踩上臭狗屎似

① 公元前 51 年—公元前 30 年的埃及女王，被世人称为埃及艳后。

② 怀亚特·厄普(Wyatt Earp, 1848—1929)，警长、神枪手。

的,不过,到了后来,等我们对那种器械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之后,我们才知道他是在查看血压计呢。他们跌跌撞撞、满头大汗地向那辆闪着红灯、令人不寒而栗的救护车走去。胖的那位被地上的一个小木球绊了一跤。他狠狠踢了它一脚以示报复;小木球被他一脚踢飞,掀起一层脏土,又砰地落回到车道上。与此同时,李斯本太太拽着塞西莉亚的法兰绒睡袍冲到了门廊上,嗓子眼里发出了一声撕心裂肺的嚎叫,那声音足以令时间停止。就在落叶缤纷的树下,就在被太阳暴晒得行将燃烧的草坪上,那四个身影成了定格:两名奴隶把祭品供上祭台(把担架抬入救护车),女祭司挥动着火炬(挥舞着法兰绒睡袍),打了麻药的处女用胳膊肘支起身子,苍白的嘴唇展露出来世的笑容。

李斯本太太坐在救护车后面随车离去,李斯本先生则开上那辆旅行车紧随其后,他时不时地扫一眼仪表盘,生怕自己超速。李斯本家有两个女儿不在家,特丽萨去了匹兹堡参加一个科学会议,邦妮去音乐夏令营学吹笛子去了,她弹过钢琴(手太小了),拉过小提琴(硌得下巴痛),弹过吉他(手指头弹破了),吹过喇叭(上嘴唇吹肿了),全都半途而废。玛丽和露卡丝听到救护车的尖叫声赶紧往家跑,当时她们正在街对面杰瑟普先生的家里上声乐课呢。她们闯进那间拥挤不堪的浴室,看到塞西莉亚血淋淋的胳膊,看到她像个异教徒似的赤身裸体地躺在那儿,和她们的父母一样,她们受到了极度震惊。她们走到屋外,站在一块没有修剪过的草皮上互相拥抱着,那块草皮让布奇给漏剪了,那个身强力壮的小伙子每星期六都来修剪这块草坪。街道对面,公园管理处派了一车人做帮

手来救一批正在枯死的榆树。救护车的警笛声一响，植物学家和他的手下全都收起杀虫剂目送救护车呼啸而去。等救护车不见了踪影，他们才又开始往树上喷药。打那以后，那棵高大的榆树，证据第一号的前景里也能见到那棵树，因抵挡不住荷兰榆树虫的侵蚀而死掉了，后来就被砍掉了。

救护人员把塞西莉亚送进了救护医院。在急诊室里，塞西莉亚带着令人不寒而栗的冷漠看着医生抢救自己的生命。她的黄眼珠一眨不眨，他们往她手臂上扎针头的时候，她也没往后缩一下。阿尔蒙松大夫给她的手腕缝了针。输血输了不到五分钟，他就宣布她脱离了危险。他摸着她的下巴说道，“你这是干嘛呢，宝贝？你还小着呢，根本不知道人的一生会有多么坎坷。”

就是那会儿，塞西莉亚说出了自己的遗言，也是她留下的唯一遗言，一句没用上的遗言，因为当时她要活下去了：“大夫，”她说道，“看来，你从来没做过十三岁的女孩。”

李斯本家的姑娘依次是十三岁(塞西莉亚)，十四岁(露卡丝)，十五岁(邦妮)，十六岁(玛丽)，十七岁(特丽萨)。她们个子都不高，屁股给牛仔裤裹得圆圆的，那圆鼓鼓的腮帮子令你想到了她们的后背，一定也是又圆润又柔滑。每当我们瞥见她们，看到她们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的面孔，便觉得有伤风化，似乎我们都看惯了戴面纱的女人面孔似的。没人能想明白，李斯本夫妇怎么会生出这么一群漂亮的孩子。李斯本先生在中学教数学。他身材瘦削，对自己灰白的头发惊叹不已，像个老顽童。他的声音又高又细，当露

卡丝后来因那场令人虚惊的自杀被匆忙送往医院时，李斯本先生放声痛哭，用不着乔·拉森多说，我们便猜到他是怎么哭的，那哭声肯定带着股娘娘腔。

每当我们见到李斯本太太，便徒劳地在她身上寻找她风韵犹存的影子。可每次看到她又圆又粗的胳膊，看到她剪得乱七八糟的钢丝绳似的头发，看到她戴的老花眼镜，我们的努力便全都泡了汤。我们只见过她几次，是在早晨，太阳还没出来呢，她就穿戴整齐，一个箭步跨出屋子，从地上噌地抓起落满露水的牛奶盒子；或者是在星期日，他们全家会坐上那辆旅行车去湖边的圣保罗天主教堂做礼拜。一到星期日早晨，李斯本太太便端出女王一般的冷面孔。她手里抓着精致的小提包，两只眼睛仔细地检查每个女儿的面孔，看有没有人涂脂抹粉，化一丁点妆都是不给上车的，把露卡丝打发回屋去换件不那么紧身的上衣，对她来说简直就是家常便饭。我们都不去教堂，所以有大把时间观察她们，那对父母就像是被漂去颜色的两张底片，而紧随其后的是五个光彩夺目的女儿，穿着家里给做的连衣裙，裙子上镶着花边打着皱褶，像是五朵含苞欲放的花蕾。

只有一个男孩进过那幢房子。彼得·西森帮李斯本先生在校的教室里装过太阳能工作模型，为了答谢他，李斯本先生请他去家里吃晚饭。他告诉我们说，姑娘们在桌子底下一个劲地踢他，脚来自四面八方，搞得他也弄不清楚到底是谁踢的。她们笑咪咪地盯着他，蓝色的眼睛发出灼热的光芒，笑的时候露出一口密密麻麻的牙齿。要说李斯本家姑娘哪儿长得不够好的话，那就是这口牙